

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



丁山遺著

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

龍門聯合書局

(內部資料·注意保存)

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

著者 丁

出版者

龍門聯合書局
上海淮海中路一八一三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二九號

印刷者

中國科學院印刷廠

發行者

科學出版社

印

書

版

印

廠

1951年2月第一版
1951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1,300

字數：515,000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19 插頁：3

定價：4.00 元

出版說明

本書是丁山先生的遺著，是他就過去研究中國古代史關於宗教與神話問題的舊稿寫成的。著者研究了從中國古代祭祀天神地祇、山川日月、風雲雷雨的習俗，到天體認識、五行思想以至敬祖觀念的發展；考證了夏、商、周、秦各代的世系傳說，以論證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的演變。在資料的蒐集、考訂方面，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惟全書論點和見解還有顯然的錯誤與尙待討論的地方，希望讀者注意。

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目次

卷頭語

自古代祭典說起

秦祖大業即水牛（六） 姜嫄與土神（七） 簡狄即高禖（九）

后稷與神農

后（二三） 后稷與神農（一八） 田祖（一三） 烈山氏（一八）

后土爲社

柱與后土（二〇） 禹即句龍（三〇） 杜宇與叢帝（三五） 穩桑弱（三七） 杜主即社（四〇） 社母與社公（四一） 壽社與周社（四三） 地道曰方與五社（四六）

社稷五祀

句芒即玄鳥（四八） 辨北正與南正（五〇） 裳即孛星（五一） 夭即房心（五三） 楚與邾莒不必同
祖（五五） 祝融即城隍（五六） 火神豪火（五八） 周京與義京（六一） 嫪即女娃（六三） 止若
卽昌若（六四） 昔即玄冥（六五） 王亥與豎亥（六六） 募收亦農神（六七）

月神與日神

西王母司天厲與五殘（六九） 西王母即月精（七一） 東母即日母羲和（七一） 羲和即有娀氏（七三） 羲京即妻嫗（七四）

四方之神與風神

又出日與又入日（七八） 堯典新證（八一） 析木與碧風（八二） 南彝與凱風（八三） 西彝與東風（八五） 北斂與殿風（八九）

五祀與五工正

方望與方社（九六） 木正卽析木（九八） 火正卽鶉火（九九） 金正水正互易位（一〇〇） 五行之官與五工正（一〇三） 鄭子傳說古官卽社稷五祀（一〇五） 龍師卽土正（一〇六） 凤鳥卽風正（一〇七） 五行與五材（一〇八）

五行思想之唯物辯證觀

五行生殖爲萬物成因（一一〇） 四大種子與五行（一一一） 墨子之量變論（一一四） 洪範傳自墨子（一一六） 從春秋名字解詁看五行相生說（一一九） 由名字解詁看五行方位（一二一） 兵家尙五行（一二三） 獻俘于社（一二六） 聽獄于社（一二八） 五刑與五服（一二九） 五刑與五行（一二三）

帝五丰臣與四中星

帝五臣與五行之官（一三六） 何謂帝五臣（一四〇） 堯典四中星與卜辭四中星（一四一） 鳥名官與四象（一四四）

方帝與方望

祭四方（一四六） 商代祭四方（一四九） 辨闔祭門之說（一五一） 望祭四方（一五三） 釋方明與明堂（一五七） 方帝卽方社（一六一）

天體

晚周諸子的天體論（一六四） 宣夜論（一六七） 蓋天論（一六七） 淚天論（一六七） 易傳的宇宙觀（一六八） 天神稱號三代異名（一七一）

帝與上帝

上帝與五帝（一七九）

釋帝（一八〇）

巫帝（一八五）

婁帝（一八七）

夢帝（一八八）

帝河

（一八九） 帝鴻（一九〇）

帝雲（一九一）

殷先王措廟立主稱帝（一九二）

周時王冠皇號（一九五）

天命論與皇、帝、王、霸之古史退化觀

釋皇（一九八）

司命與天命（一〇二）

天子與魯天子（一〇三）

皇帝、王、霸的退化論（一〇五）

洪水傳說

堯典洪水即中國歷史的起點（一〇九）

禹是開地大神（一一一）

一〇九

史官與史料

周代的史官（一一四）

商代的史官（一一七）

編年史與別史（一一〇）

訓語與古代神話（一一四）

堯與舜

孔子以前關於堯舜的神話（一一七）

戰國諸子傳說堯舜的神話（一一〇）

啓母女媧與娥英（一四〇）

關於堯舜神話的總批判（一四三）

舜有五臣（一四八）

堯臨民以五即五厲（一四九）

厲與厲山氏

（一五一） 厲與儼（一五一）

五厲與四凶（一五五）

甲、渾敦即驩兜、毋朱

乙、窮奇與虹

虹蜺與有窮后羿（一六一）

有窮氏與共工（一六三）

后羿的武功（一六七）

后羿日本事（一六九）

丙、櫛杌即雷神

壽宮即雷宮（一七九）

丁、鑿登本吉祥神

剛卯與昆吾稔（一八八）

農牛與饗犧（一九一）

夔虯螭與夔異陽（一九三）

四凶皆天神（二九六） 日神月神即堯二女（二九六） 尾爲九子即堯九男（二九七） 堯即東皇太一

（三〇〇）

堯舜禪讓即春歸夏至寓言

舜與帝嚳（三〇二） 魔象優倡（三〇四） 堯即商高祖變（三〇七）

顓頊與祝融

顓頊本北方大神（三一一） 顓頊即高祖變（三一三） 顓頊死即復蘇（三一四） 女祿氏與燭陰

（三一七） 女媧六子即六龍（三一九） 祝融與旱蠭（三一一） 蜂蟬即竈有髻（三一一） 蟲髻亦即陸蟬
（三一四） 火爲水妃，蟬是女性（三一六） 楚王氏歛即「北方曰歛」（三一八） 顓頊即冬神（三三〇）

帝嚳也是變

帝嚳與舜（三三三） 十二宮先天八卦宿（三三五） 四妃即四季神（三三七）

譽即變（三四〇） 笈繇即堯堯（三四〇）

高辛與八元八愷

八元即八音（三四四） 八風與八愷（三四七） 說脩（三五二） 肆鐘與磬堵（三五四） 締郊之混合

（三五六） 高辛即郊用上辛（三五八） 上辛郊后稷（三五九）

高陽與高祖湯

釋易（三六三） 郊天主日是爲高陽（三六四） 亥步說（三六五） 大章步東西說（三六六） 高祖

湯省稱亦爲高陽（三六八） 湯號大乙即東皇太一（三六九）

大皞與青陽

皞無定字（三七一） 大皞與驛皋山（三七三） 大皞與帝嚳（三七四） 大昊與大明（三七五） 青陽

即月九行的青道（三七七）

少皞與熙

少皞司日入（三七九） 秦襄公祠白帝少皞辨正（三八一） 少皞與少采夕月（三八三） 少皞與下乙

（三八五） 總章卽西宗（三八五） 熙卽暭鳴，亦卽太歲（三八七）

炎帝與蚩尤

黃炎之關係（三八九） 少典與少昊（三八九） 炎帝卽燧人氏（三九〇） 炎帝卽蚩尤（三九三）

蚩尤故事綜敘（三九四） 兵家眼光中的蚩尤（三九七） 禱雨故事與阪泉之戰（三九八） 繪蚩

蛇與相繇（四〇〇）

炎帝與山岳

太岳與四岳（四〇四） 太岳與伯夷（四〇七） 繪四岳（四〇九） 昆侖山與須彌山的四面（四一〇）

四色帝與須彌山王（四一五） 軒轅卽昆侖異譯（四一七） 黃炎關係由祭天于山（四一八）

黃帝

黃帝卽皇天上帝（四二〇） 黃示與黃帝（四二一） 黃帝的制作（四二四） 廿五子與十二姓（四二六）

伶倫卽以琴弦和聲的發明家（四二七） 衣履與冕的來歷（四二九） 先蠶與嫫祖（四三〇） 雲師與繪

雲氏（四三一） 大常與大山稽（四三一） 大封與泰逢、風后（四三三） 敷手作畫與倉頡作書（四三四）

觀象制物的文化史觀

五帝系統說三元

五色帝說來源（四四六） 明堂五帝說來源（四四八） 五帝之聖王觀（四五一）

三皇說之成立

楚分神界爲三皇（四五六） 政教合一的皇帝（四五七） 何謂泰皇最貴（四五八） 宇宙大原在泰一

（四五九） 遂皇、犧皇、農皇（四六三）

史前神話人物世系多出商周祭典

諸子神話系統異同論（四六六）

五帝世系批判（四六九）

燧人應在有巢氏前（四七一）

有巢氏新證

（四七一）

祭典分論

禘祭羣神（四七六）

焚庭求雨爲郊（四七七）

折俎祭地爲祖（四七九）

祖軾即宜社（四八〇）

先

王之廟皆宗（四八三）

報天主日（四八七）

田即日神甲合文（四八八）

上甲即十字架（Crux）（四九〇）

高

國即日神高辛合文（四九二）

希伯來教以十字架（Crux）爲上帝之說傳自中國（四九三）

禋祀當爲衣祀（四

九三）

紫即全烝（四九六）

燔柴爲瘞，瘞不實牲體（四九七）

櫝讀爲卯，卯即椎牛（四九九）

血祭即用

人犧（五〇一）

用人于山川（五〇一）

山川用瘞非沈牲（五〇三）

葡萄芳、芳與韜辜（五〇七）

六享

中禘先王始于周（五一〇）

商人賛與加相當于周蜡（五一二）

肆即豚解羊羈（五一四）

尊虧，獻醴

（五一五）

商灌、周𦗨，裸字非古（五一五）

酒饌、餧饌，周曰饋食（五一九）

辨禘、祠、烝、嘗爲時祭

（五一六）

祠即饋食（五一三）

禘即吹龠節舞（五一五）

荐新爲嘗（五一七）

烝亦嘗新祭（五一九）

自祭品中觀察商周農產之一斑

商代畜牧與穀物並重（五三三）

家畜的分類（五三五）

醴的發明（五三八）

春的發明（五四〇）

周王脫離生產（五四〇）

神祇的否定（五四一）

宗法即家長制（五四三）

孝的問題（五四五）

神話觀之夏、商、周、秦建國前的先王世系

商之先公先王（五四七）

夏后氏之世系（五五〇）

周之先公先王（五五四）

秦之先公（五六〇）

四代開國前世系皆宗祀僞託（五六五）

（附：自然神號演變爲上古王公簡表）

卷頭語

回念一九三二年，我在前中央大學擔任「商周史」課程時，即想編寫一本講義；到現在十八九個年頭了，纔完成這一部分的小問題，撫心自問，真是慚愧無地！

沒有直接可信的史料，不能寫出合於實際的歷史。多年來總因爲商周兩代新舊史料不容易集中在手邊，東借讀金文，西借讀甲骨文，今天借讀經傳，明天借讀諸子，隨讀隨抄，認爲某些問題似乎可以解決了，突然又發現新的材料，往往把所臆定的問題從根推翻掉。顯然易見的是「商虛發掘總報告」不出版，誰也不敢起草「殷商王朝史」；何況我個人的生活，三年甲地，兩年乙地，老是「牛馬走」的流浪在人海潮裡，客觀環境一向不允許我從容的研究整理；所以過去只能寫一些零碎的考訂文章，不敢作具體的論述。去年，青島解放了，自念生活可以安定了，應該把我過去所抄集的史料，全面整理一下，不必等待小屯總報告而先來妄談商周史的宗教問題。自九月起發憤胡說，日課三千字爲限，寫到今年一月，居然寫成本書的三分之二。到了今年九月，學校裡開學不久，同學們全體參加膠東「土改」工作，我所擔任的課程，完全停講；忙裡偷閒，才寫出本書「總結」部分來，也就是我對於古代史的研究，作了局部的結束。這篇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意在探尋中國文化的來源，正是商周史的前編，用比較語文學與比較神話學給史前神話加以初步的分析，距離「宗教史」的成熟時期還是很遠的。自知「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用我一知半解的荒唐之言給中國古代所要解決的問題作解答，真是炳燭叩盤，相當於瞽史之記。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竭盡我的智能，貢獻給當代學者與未來學者，如認爲管窺蠡測有絲毫的進步，算我也會盡了以蚊負山的責任，我就無愧於人民的栽培了！

當代學者的著作，有許多的謠言名論，先我而言。有的我拜讀過了而忘記其原著的篇目，或有若干名著，我僻處在海濱，加上個人經濟的窘迫，都不會搜求盡致，未能援引出來以表彰諸師友賢豪對於學術上的偉大貢獻，盜襲掠美之譏，所在皆是。尙望師友不棄，指出我掠美之處，待本書再版時加以修訂；尤其盼望師友指正荒唐不根之處，待我在有生之前，再進一步的寫成商周宗教史導論。

東抄西襲，剪裁成篇，只是想要將商周兩王朝的史前文化，作個初步的探討。如環境允許，我願繼續尋找商周兩朝的史前文化，作個初步的探討。如環境允許，我願繼續尋找商周兩朝的史前文化，作個初步的探討。如環境允許，我願繼續尋找商周兩朝的史前文化，作個初步的探討。我相信是時代所需要，也是中國古代社會史所急需解決的問題。

丁山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五日在青島

自古代祭典說起

「自然崇拜」，是宗教的發軼，任何原始民族都有此共同的俗尚。按照宗教發展過程說，崇拜自然界的動植物是比較原始的，由「地母」崇拜到「天父」，到祖先的鬼魂也成為神靈之時，宗教的思想便告完全。

回溯四五千年前，中國人民所信仰的宗教，自發輶到完成，也是按照上述的規律一步步地進展；很少例外。不過若干原始的自然神，因為圖騰式崇拜傳說既久，既誤會為人類的祖先，而另有一部分的民族祖先與政治領袖，留下一些有益人類的功烈，後世子孫又或尊之如神祇；於是人神混雜，傳說悠久，在先秦史料裡早已分辨不清。秦漢以後的學者就先秦所傳說的故事，添枝畫葉，一例渲染成似神非神、似人非人的人類祖先。於是近世學者，率先主張中國古代只有祖先崇拜，沒有自然宗教。其實不然，約在公元前五一五——四八九年之間，楚昭王問觀射父：「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觀射父對曰：

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携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祝，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神明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滯，故

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蒸頃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寶上天，黎寶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國語，楚語下。）

宗教的發展，是否如觀射父所謂，先是「民神異業」，後來是「民神雜糅」，最後是「絕地天通」，今日當然值得我們重加研討。但是，他說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稱，「重寶上天，黎寶下地」；這就是一般喚宗教飯的教主們所常虛造天堂地獄以愚弄人民的口頭禪。有些道教之徒，造爲白日飛昇或尸解地仙之說，也就是脫胎于司馬氏「寵神其祖」的謠話。

觀射父分析古代神祇的類別，除了天地神民之外，尚有「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昭穆之世」，這都已典型的倫理化了。可是，魯文公時代（約在公元前六二七——六〇九）有海鳥飛到魯國東門外，臧文仲令全國人祭之，展禽以爲不然，說道：

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爲司徒而民轉。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以武烈，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

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蘇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暮能帥顯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命德之人，所以爲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國語，魯語上。）

後來，禮記祭法篇鈔了這段祭典，又加以天地日月星辰山川之神，曰：

燔柴于泰壇，祭天也。墮埋于泰折，祭地也。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壝，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崇，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壝，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白神。有天下者祭百神。

神祇是越祭越衆，祭典也越祭越繁，總不見動植物之神。難道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勳烈崇拜以及由農業生產所演成的社稷崇拜之外，中國古代人果然不知動植物崇拜嗎？讀了禮記郊特性篇，纔恍然于蜡祭的意義。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曠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豬，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艸木歸其澤。

蜡八之祭，正是總祭水土、艸木、昆蟲、禽獸一類的地上的生物；也正是原始宗教，特保留在「大蜡八」了。誰說古代中國人民沒有具體的自然崇拜！誰說中國古代不是盛行多神教！

不幸，兩千五百年前展禽氏所傳述的古代祀典，後來逐漸添枝加葉演變成功三代以上的古史系統，所有原始的自然神，都古聖先王地一個個人格化之，于是神話盡譌以傳謠，變爲信史，在流傳的晚周載

籍裡反而不易猝然探尋出初民宗教的信仰來。

秦祖大業卽水牛 假定允許我現在用宗教發展史的眼光看，不但晚周諸子所盛傳的「三皇」完全是神話，即五帝德、五帝本紀一類聖經賢傳，何嘗不是神話！不但史記五帝本紀應與封禪書等量齊觀，即夏本紀中少康以前，殷本紀中報丁以前，周本紀中祖紂諸懿以前，秦本紀中大駱、非子以前，所有的先公先王的名號，何嘗不是天地日月山川艸木昆蟲禽獸之神！他們的事跡，也何嘗不充滿了創造神話的意味！可惜，在「宗祖配天」和「五岳祝三公，四瀆祝諸侯」幾個祀典轉變之下，一切天地山川艸木鳥獸之神，都歸祝爲古代的聖賢，或尊爲各民族的先祖，而忘其本來的神格了。即以史記秦本紀爲例，太史公自序嘗說：「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爲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這大抵本于詩、書、春秋內外傳立言，正是一般人所共見的史料。可是，本紀的開始序道：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縕，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皂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伯翳，舜賜姓嬴氏。……

這就顯然越出詩、書、春秋、國語傳說之外了。俞樾湖樓筆談駁得很妙，曰：「顓頊爲黃帝之孫，女脩旣爲顓頊苗裔，則去黃帝遠矣，況大業又其子乎？而少典，黃帝之父也。女華爲少典之子，則與黃帝兄弟也，而謂大業得娶之子，以五帝本紀及秦紀參觀，其謬殊甚！」秦紀之與五帝紀敘事矛盾，現在姑不論其誰是誰非。嘗閱嚴如《煙苗疆風俗考》，書中有謂湘西苗語，「呼黃牛曰大躍，呼水牛曰大業。」何以古今語言如是的妙合？假定我們承認湘西苗語所謂「大業」，即是古代秦語的遺存，那末，「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可能即天官書所謂「織女，天女孫也。」詩經小雅大東有云：

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睠彼牽牛，不以服箱。

織女牽牛隔着銀河，一年一度相會的韵事，流傳於中國社會，淵源有自。我相信女脩大業母子兩人故事，正是男耕女織社會生產的反映，不像是原始神話，必然是「秦文公初有史以紀事」後，秦國的史官將織女牽牛的神話編入秦紀，太史公不加考慮鈔入本紀，所以與儒家所傳述的正統史料，世次顛倒，引起湖樓筆談的糾彈。拿社會發展過程來考察，伯翳以後，非子以前的秦國的世系與先公名號如大廉、若木、孟戲、中衍、蠻廉、造父、大駱、非子一類事跡考察，他們不是風神，便是馬祖，完全反映那時秦人的生活尚在游牧時代，秦國的生產如何會在伯翳以前轉而進步到「男耕女織」的階段？由社會發展規律以論女脩大業故事，當然是神話；由宗教發展過程看，應該先有地祇然後宗仰到天神，秦本紀一開頭就從天神叙起，那必然是後世史家所追加的新帽子。

姜嫄與土神 周本紀，在太王以前的世系，大抵是根據世本，而其事跡則多本於詩、書；這都是有跡可尋的。可是，周人始祖姜嫄，在詩經大雅生民裡，並沒有說出她的丈夫姓甚名誰，但謂：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實寢實許，厥聲載路。誕寢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蓀之荏菽，荏菽旆旆，未役稼穡。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艸。種子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袞，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照此詩大意看，后稷之善於播殖，完全出於天生的智慧，並沒有什麼師傳的傳授。可是，拿土文所